



為誰打天下

東北軍政大學宣傳隊集體創作

為誰打天下

(六幕歌劇)

東北書店印行

東北軍政大學宣傳隊
集體創作

為誰打天下

時間： 一九四六年八月——一九四七年四月。

地點： 南滿××縣，新解放的夾生區。

人物：

劉保田——二十歲歲的農民。

楊德成——二十五歲的農民。

王永祥——二十二三歲的農民。

四 虎——二十九歲的農民。

劉 母——四十八九歲，劉保田的母親。

劉永泰——五十多歲的農民，劉保田的父親。

楊 母——五十多歲，楊德成的母親。

王喜生——十八九歲的孩子是個雇農。

高區長——民主政府的區長。

指導員——我軍×連指導員。

五班長——我軍×連的班長，後升為排長。

戰 士——我軍戰士二十餘名。

羣 衆——男二十餘名，女十餘名。

杜本厚——四十多歲的惡霸大地主。

于麻子——三十多歲，破落地主，屯長，後為蔣匪保長。

薄 奎——三十多歲，杜本厚的管賬的，狗腿子。

拐 六——三十多歲，街混子，杜本厚的小狗腿子。

姨太太——杜本厚的小老婆，二十七八歲。

邱營長——蔣匪軍營長三十多歲。

蔣匪連長——二十六七歲。

蔣匪班長——四十歲，兵油子。

蔣匪士兵——A、B、C、D、E、F、G。

第一幕

時間：一九四六年初秋的一個傍晚。

地點：第一場，劉保田回家的路上。

第二場，村口劉家門前。

人物：劉保田、楊德成、四虎、永祥、劉母、五班長、劉永泰、楊母、薄奎、于麻子、杜本厚、高區長、指導員、王喜生、羣衆、戰士等。

第一場

（前奏曲終）

幕：第二道幕前。

保：（劉保田，下簡稱保，穿着白衣黑褲，普通農民的服裝上唱第一曲）

（一）共產黨領窮人，
 闖倒地主和惡霸；
 窮哥們一個個，
 歡天喜地擁護他。
 哎喲！
 歡天喜地擁護他。

（二）我劉家幾輩子，
 當牛當馬；

到如今這才能，
翻過身來當了家。
哎喲！

翻過身來當了家。

(三) 分了房子分了地，
有了吃有了穿；
全屯的窮哥們，
抱住團體力量大。
哎喲！

抱住團體力量大。

(四) 我剛才在連部，
報了名要參加。
指導員他說是：『隊伍今天要出發。』
哎喲！

隊伍今天要出發。

(五) 我一定要參軍，
保住咱們自己的家。
一心要拿槍桿，為咱們窮人打天下。
哎喲！

為咱們窮人打天下。

(白) 剛才我在連部和指導員說好了，他答應我參加隊伍；可是指導員又說：『叫我問問我爹我媽願意不?!』今年我家剛分了幾垧地，侍弄的也不錯，眼看該割地了，我爹身板挺結實，也能『忙呵』得過來，他到沒啥，我媽怕是不讓我走。唉！咱們家受了幾輩子罪了，年年給人家支使着，好容易民主聯軍來了，咱才翻了身，分了幾垧地，高區長常說：『共產黨的隊伍，是咱們窮人的隊伍，』咱窮人不參加誰參加！反正不管怎麼的，我一定要參加。

(接唱第一曲)

(一) 劉保田我心中，

主意拿定；

咱要想保住地，

就得要去參軍。

哎喲！

就得要去參軍。

(二) 老父親身板壯，

倒不要緊；

我母親心腸軟，

他一定不答應。

哎喲！

他一定不答應。

(三) 左一思右一想，

這可叫我咋整；

回家去對父母，

把這道理來說清。

哎喲！

把這道理來說清。

(繞場欲下，四虎，永祥，楊德成在後邊，一面叫一面
上)

虎：(四虎，下簡稱虎，農民服裝。)保田！你跑那去啦？！剛
才高區長叫我找你，我遙那找你也沒找着你。

保：找我幹啥？！我剛才到連部去來。

虎：才剛高區長說：『咱們隊伍要出發去打反動派去了！』

永：(永祥，下簡稱永)高區長說：『爲了多打反動派。』

保：才剛在連部指導員都跟我說了。

德：(楊德成，下簡稱德，心裏藏不住高興)保田！這回我可

要走了，才剛高區長找我們幾個合計一下。

保：合計啥來？

德：剛才高區長說：『農會的趙主任、副主任，老張，老王，都跟他一塊走，農會的事交給咱們辦了，』末後了，我跟區長說：『我要參加隊伍，』區長答應了。我走後農會的事，全靠你們了！（他非常興奮的說着。）

保：（着急的）指導員已經答應我啦！我也要去參加啦！

永：（爲了農會的事，他不願意讓保田走）那可不行，德成哥一走，你再一走，咱們農會還有啥人啦！（担心的）再說，咱們農民會裏還有薄奎，于麻子那幾個壞種，都是跟杜剝皮穿一條褲子的，你一走，叫我們兩個可咋整！

保：（堅持自己的意見）有你們倆還不行，反正我一定要走！

永：（他急了）那不行，高區長說：『讓留下三個人，』你爲啥偏要去？

德：四虎哥！保田一定要去，你看咋整？（看着四虎等着他決定。）

虎：（稍加考慮）保田一定要去就讓他去吧，（保德兩人心裏歡喜的互相看了一眼。）反正咱們農會裏除了咱倆，還有孫海林、李海、王占江、李大個子，還有老王頭呢……

保：（趕緊抓住機會）對啦！還有楊大嬌、唐老疙疸，長興子，李海盛、李福祥……

德：可不！要數起來，那人可老啦！

虎：只要咱們窮人抱成團，就啥也不怕。

永：（總是不想叫保田走，爲農會有些自私）我看咱！你媽要不讓你去那可咋整？！

保：（堅決的）不叫我去？我也要去！

虎：咱們就一塊去吧！（對保）和你媽商量商量！

衆：對！走吧！（同唱第一曲）

天不怕地不怕，
窮人團結力量大。

德： 你參加！

保： 我參加！

衆： 爲咱們窮人打天下
哎喲！
爲咱們窮人打天下

保：（接唱） 就恐怕我母親，
他不讓我去參加！

衆：（接唱） 咱大夥趕快去，
勸勸他老人家。
哎喲！
勸勸他老人家。

第二場

幕：太陽落山的時序，遠遠的村落，隱約的房舍，一縷炊烟，
在裊裊的上升；台右：一棵青綠的榆樹或者是楊樹，樹
下：一座磚修的廟宇，可能是杜剝皮爲了『行善』而修
建的。它經過風雨的剝蝕，顯得破舊，台左是劉保田家
矮矮的柴火杖子，它中間有個能出入一個人的小門；從
台的四面八方都可以出入上下，劉家的門口，往往是村
裏的人們集會的地方，也是四通八達的岔路口。

班：（五班長，下簡稱班，全付武裝，準備着出發。匆匆忙忙的，手裏拿着瓦盆上。）大娘！給你盆啊！

母：（劉母，下簡稱母，穿着普通農民的服裝，從矮杖子的門裏出來。）班長！你們用唄！省得拿來拿去怪麻煩的！

班：不用啦！大娘！謝謝你老人家，我們要出發了。咱們在這兒住着，給你老人家添麻煩啦！

母：（驚訝的）啊！？怎麼？要走啦！那咱們這？……

班：我們出發打反動派去，日後再回來看望你老人家來。

母：（戀戀不捨的很難受的）唉……（樂器奏第二曲）

班：老大娘！不要難過，不把反動派打走了；咱們窮老百姓就撈不着安生日子過。

母：（敘述的唱第二曲）

自從咱隊伍到這裏，

咱再沒受過地主的氣！

分得了杜剝皮的兩垧好地。

有了吃有了穿再不受累；

窮人從此當了家，

就是咱死了也有塊墳塋地。（樂聲續奏過門）

班：咱們的隊伍就是爲了保衛咱們窮人翻身嗎！

母：（悲哀沉重的心情，接唱二曲）

千年的古樹開了花，

窮人從此當了家。

有了房有了地還敢說話，

再不怕地主欺壓咱；

可是咱隊伍這一走，

啥時候才能再到咱家。

班：（接唱三曲）

（一）咱隊伍出發去打仗，

爲保護咱們窮老鄉，

爲了要保住咱們房子和土地；

永遠不叫杜剝皮再欺壓老大娘。

（二）杜剝皮欺壓老大娘，

全都是依仗國民黨，
咱們去挖掉他的老根蔣介石；
地主惡霸再不能來欺壓老大娘。

母：（憂慮的心情唱第二曲）

五班長說的話記在心，
聽說這兩天風聲緊；
說是中央軍要來臨，
以後的日子可咋整？！

班：（安慰她）咱們屯裏不是還有農會嗎？只要咱們窮人抱住團，遭殃軍來了！壞種們也不敢炸刺！

母：（把班長拉過一邊，東西望望悄悄的。）班長！你不知道，就說屯長和蔣奎唄！都和杜剝皮他們一個鼻子眼出氣，不能給咱們窮人說話，有些個『老實把脚』的，也不頂事，遭殃軍一來，誰還敢吱聲？！

班：那咱們農會不是還有永祥，四虎，他們不都能給咱們窮人辦事嗎？

母：你不知道，班長！屯裏的事就像一鍋飯沒煮熟，還亂七八糟的呢！你們走了，咱們可靠誰呀？！

班：咱們農會……

（保，德，虎，永匆匆忙忙的上來。）

衆：五班長在這呢！

班：回來了！（對保）我們走後，你們在屯子裏，（對衆）要好好的給咱們窮人辦事！

衆：沒錯。

班：（告辭）好！大娘！我走了。

母：再來可到家串門。

班：那一定！再來一定來看望你老人家來（下）

衆：五班長！不送了！

德：班長！我一會就回去啦！

班聲：好！不要送了，不要送了！

保：（尋思了一下。）媽！這回我跟德成大哥一塊參加去了！

母：（突然的一楞，這件事是他從未想到過的。勉強的應付的）你參加嗎？！我也願意。

保等：（互相遞了眼色，表現着愉快，沒想到會有這樣的答復。）

母：（沉思片刻，他想到兒子離開以後的情景，秋收的困難，想的很亂，慢慢佯求的聲調。）可是你走了，家裏留下你媽這兩個老廢物可咋整？眼看着就要割地了，咱們分的兩垧地也收成了，你爹自個也『忙呵』不過來，你把莊稼收拾『利酒』再走不行嗎！？

保：（身上像澆了瓢涼水，一團高興飛的精光，一聲不吱，到一邊生悶氣去了。）

德：（勸說的）大爺！你老讓保田去吧！割地的時候，永祥、四虎，也能幫你拾掇回來呀！

母：他們也分了地啦！還『忙呵』不過來呢，那還有空；再說，永祥和四虎家也挺困苦的，到割地的時候，還得賣個什麼零工『唔的』。

虎：大爺！你放心吧！到割地的時候，我們一定幫你『忙呵』。

母：（哀求的）保田！我盼着你割完地，再走，那時候你願意到那，到那，爹媽不攔你。（很焦急的。）

泰：（劉永泰，下簡稱泰，腳着烟袋上，他穿着小短夾褲，精壯，利酒的老年人；顯得很結實。）德成！是咱們隊伍要走啦？！

德：大叔！是啊！是咱們隊伍要走啦！

泰：（楞住了）

虎：咱們隊伍要出發去打反動派了！

泰：（有些留戀。）怎麼就走呢？！

保：（向泰）爹！我這回要和鎮成大哥一堆兒去參加了！

泰：（不加可否的。）保田！我心裏明鏡似的，隊伍好，你也不小了，要上那去，我也擋不住你；可是！唉！你該心思心思，咱們這個家你也知道，你自己看着辦吧！

母：（悲苦的聲音）你看你爹這麼大歲數了，你就擡下走了？！

保：（煩惱的唱第五曲）

（一） 杜剝皮仗勢力把窮人欺壓，
咱劉家幾輩子當牛當馬；
共產黨來了咱出了氣，
分房子分土地安下了家。

（白） 媽！（接唱）

（二） 地裏邊莊稼熟；
我應在家務莊稼，
我也該在家裏，
養活爹爹和媽媽。

（白） 可是，爹！

（三） 沒有那紅太陽，
地裏怎能長莊稼？
沒有那民主聯軍，
那裏會有咱的家！

（四） 我參軍就爲了，
保住房子保住地；
我參軍就爲了，
保住爹爹和媽媽。

泰：（好容易找到了個理由似的。）我不是不叫你去，可你媽只有你這麼一個！

保：（辯駁的接唱第五曲）

楊大孀也只有，
德成大哥他一個，
人家能去參加，
爲啥偏偏不讓我？

（拉住德成，又生氣的甩開了。）

母：（奔過去拉保。）你一個去不去的又能咋的！

保：（避開母又站到一邊去了，接唱第五曲）

大哥喜生子，
年青的兄弟一大幫，
他參加我參加，
大家參加保住家！
你不去我不去，
反動派來了看咋的？！

（把脚一躁，坐在廟旁邊生氣去了。）

德：（解勸的）大娘！你叫保田去吧！你想想，咱們受了幾輩子窮，成年倒黜叫人家把身子綁到地裏，好容易咱們隊伍來了，咱們才翻了身，自個有了地種，有了飯吃，咱們參加就是爲了保住房子，保住地，爲咱們窮人打天下麼！

母：（無可奈何的。）這我都明白！

保：（回撞的）你明白爲啥不叫去呢？

母：等割完地再去也不晚哪！（推托的）

（天際的紅霞已漸漸黯淡而消逝了。）

永：（沒有忘記農會的事，天真的。）你看怎麼樣！大孀不叫你去，你就別去得了。

保：（生氣的推了他一把。）

虎：（瞪了永群一眼。）

永：（吐了舌頭，跑到一邊不言語了。）

虎：我看！（爲難的）保田哪！你就過個兩天吧！大爺正在氣頭上，等些日子，把咱們屯裏的事整的不大離了，再跟大爺合計合計，我，永祥，咱們一塊去。

楊：（楊母，以下簡稱楊，顫顫巍巍的，滿心的高興，拿着一雙鞋，他穿着普通農民的服裝上）德成！德成！你這孩子，人家都『拾掇』利索啦，你還在這嘮扯啥？給！把這雙鞋帶着，道上有個下雨陰天的留着好『巴扎』『巴扎』泥唔的。（抬頭看天）怎麼？天陰啦！眼看就要變天了。（天更加黑暗，隱隱的聽到風聲。）

德：媽！你先回去吧！

楊：（囑咐的。）在咱們隊伍上，可得好好幹，別老惦记着家。

德：（安慰的）媽！你放心吧！我決不能給你老人家現眼！（堅決的）

保：（賭氣的看着母。）你看人家楊大娘。

母：（哭哭咧咧的）你割完地就去！

泰：德成，那你就先去，爲後我定規叫保田去找你。

母：（敷衍的以爲搪塞過去就算了）把地割利索了就去，這窮家有啥呆頭。

德：那好吧！（向保）保田！我先走了，走後，我家，還有我媽，你們大夥多照看點。

虎：你放心吧！在咱們隊伍上好好幹，別惦记着家，家裏我們照看，放心吧！

德：走吧！咱們到連部去。

永虎：對！我也去！

（楊，德，虎，永一齊下）

虎：（又轉回來，安慰保田）保田！我看你過些日子再去吧！

保：（把身子一扭，不理他。）

虎：（看他無理，沒有吱聲悄悄的擡德等去了）

母：（看看走遠的人影，又悄悄的看看保田，很關心的又看看走遠的人們。）

保：（看母一眼，突然跑下去）

母：（發現保田跑下去，大驚的哭喊著追下）保田！保田！（慢慢的又失望的走回來哭着。）

泰：（一聲不響的，一直在抽烟。）

女：（羣衆中女的一）大嬸！你們保田也參加啦？！

母：唉！（以衣襟擦着臉。）

薄：（薄奎，下簡稱薄。穿着破舊的布協和服，中式褲，頭頂破毡帽，鬼鬼崇崇的。）哭啥？又有房子又有地，吃不愁穿不缺，颶風不透下雨不漏，還哭個啥呀？噢！你家保田參加啦！那不就更『打么』了唄！那你家就該受軍屬優待啦！我這個興農委員，日後還得多照看着點你們哪。

泰：（生氣的，不想理他。抽身回屋）

（羣衆陸續走上）

男：（羣衆中男一）薄二哥！聽說風聲緊的蝎虎？

薄：（神祕的）可不！風聲緊的蝎虎，聽說張天師傳下了法旨了（鬼崇的信口開河的造起謠言。）八月十五，天昏地暗，日月無光，黑虎星下界，率領着猴兵猴將，這世道可就要大變啦！

男：（驚駭莫名的）唉呀！

薄：（統了一下男，男吓的一哆嗦，）老四，這可是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如若不傳，口吐鮮血而亡，你可要加點小心。
（羣衆面面相覷）

薄：這是天意。（得意的賣弄）有些人吶！（對母）還想跟着八路軍蹣呢！真是死到臨頭不知死！

- 喜：（王喜生，以下簡稱喜，着藍小褂，軍褲，紮着綁帶，戴着軍帽，活潑的唱着『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的歌子）……『共產黨一心救中國，他領導……』（看大家在場，對劉母）大娘！我保田哥呢？！
- 母：跟你德成哥到北邊拉去啦！
- 喜：大娘！你叫保田哥參加啦？！那『趕情』好了，我去找他去！（往下跑，被薄奎截住。）
- 母：（解釋的）我才沒讓他參加呢！
- 薄：（假腥腥的）喜生子，二叔可是向着你呀？（威嚇的）眼看八路軍都挺不住啦，你這不是白找着送死去啊！？
- 喜：（反擊的）我不信！
- 薄：（若有其事的）你看！二叔多磨胡弄過你，忘了，你當豬倌那回啦！
- 喜：（不提則已，提出來更勾起火來）那回怎麼的，頭年杜剝皮瘟了豬，他硬賴是我給打死的，拿皮鞭子抽，你還給燒火來着！
- 薄：（無話可說的）你看……。
- （遠處吹哨子隊伍在集合）
- 喜：集合了！（急急的跑下）
- （羣衆陸續的上）
- 衆：是隊伍要走嗎？怎麼就走了呢！？……
- （音樂奏第六曲，長長的一列隊伍，從羣衆中隔開的一條路中間走過去，他們向羣衆打招呼，告別，羣衆議論紛紛，他們留戀着隊伍，在隊伍的末尾出現了德成、四虎、永祥、喜生子、保田等，德成和喜生子已全換軍裝。）
- 德：（安慰着保田，邊走邊說）大媽不叫你去，你就等些日子再去，別着急。
- 虎：可不是！

保：（煩燥的）你們走啦，爲什麼非把我留在家裏不可呢？

母：保田！（如獲至寶的）你不能走啊！（一把拉住保田不放，保田掙扎不出。）

（指導員上來，他帶着圖囊，駁殼槍。）

總：保田，你別叫大爺着急了。

指：（指導員以下簡稱指，和藹的）保田！老大娘不願意，你就等以後再來，那時候一定還收你。現在家裏不叫你去；你跟來啦！咱們隊伍上也不應該留你啊！是不是？你在農會裏工作也是革命黨！好好的給咱們窮人辦事也是和隊伍裏一樣。

保：（痛苦的，跺着腳，不喘氣了。）唉！

楊：（很留戀的。）德成！你要好好的照顧喜生子，他還小。你拿他當你親兄弟看待。（對喜）喜生子！你走了，大爺從小拉幫你這們大，這會你也長大了。你去參加了可得好好的幹！別忘了給你死去的爹媽報仇！別總惦記着我！

喜：大爺！你老放心！我忘不了！我好好的幹！

指：（對德，喜。）你們快趕隊伍去吧！

衆：不遠送啦！常來信好好幹，別惦記着家……

喜德：（告別的）一定好好幹，回去吧……

指：（站在廟旁的石塊上面很和藹的聲音）老鄉們！咱們隊伍在這住着，給老鄉們添麻煩啦！現在我們爲了消滅更多的反動派，去打那些禍害老百姓的國民黨軍隊，爲了咱們窮人有房子住有地種；永遠不受地主階級的氣，我們要去打仗了。老鄉們！要打仗就不能老住在一個地方不動，該進就進，該退就退，該走個超道，就走個超道，該繞個遠就繞個遠，主要的是要多消滅敵人。所以咱們的隊伍要暫時離開這裏，但是老鄉們記着，咱們的隊伍會回來的！咱們